

“飞”在中国的荷兰建筑师建筑师雅科布凡路易斯访谈 PDF
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14/2021_2022__E2_80_9C_E9_A3_9E_E2_80_9D_E5_c57_614404.htm 越来越多的欧洲建筑师飞到了中国，来自荷兰的“MVRDV建筑三人组”只是其中之一，他们在中国追逐着“更多的可能性”“飞”在中国的荷兰建筑师建筑师雅科布凡路易斯访谈 谈及中国的建筑情势，雅科布凡路易斯惯用的词汇是“刺激”、“兴奋”。毕竟，两年多以前，荷兰建筑师库哈斯设计的CCTV新大楼曾经在建筑界内外引起强烈争议。步库哈斯的后尘，雅科布凡路易斯所在的荷兰MVRDV建筑三人组来到了中国。日前，他们在上海外滩三号沪申画廊推出了《MVRDV建筑概念展》，展示了MVRDV在北京、柳州、南京、天津等6个城市的建筑提案。这6个城市的展览模型汇集在一起，如同一个乌托邦般的城市：“远离匮乏。远离分隔。远离悲观主义和保守主义。一个不仅仅从前方，而且从后、左、右延伸，从上至下膨胀的城市。纯粹的深度。三维城市。一个无尽空间的自由落体。”MVRDV的设计方案大多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，尽管只有四分之一的建筑会被最后建成，但并不影响他们不断地实验，“建筑物不是最终的目标”。他们在中国的项目也经过了从拒斥到接受的过程。MVRDV在中国的6个项目中，南京第壹区的项目由雅科布凡路易斯主持设计。第壹区是一个完整的区域，将建有UME国际影院、书城、设计工场、图书连锁超市和“悬宫”式五星级酒店。眼前的雅科布凡路易斯，外形酷似他的同胞、著名球星范尼斯特鲁伊，他个子很高，脸很长，目光炯炯，英气逼人。在南京，他让酒店

“飞”起来 记者：我在南京看了你做的第壹区，我非常惊奇在中国会出现这么前卫大胆的建筑。不知道当时你是如何让业主接受你的想法的？雅科布：我们现在在中国有6个项目，每个项目都有不一样的做法。但中国业主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要求独一无二的风格。至于南京的项目，它本身有自己独特的个性，与它周边的建筑物非常不同。在南京项目上，业主对设计并没有太多的意见，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创作空间。南京项目原本有一个日本建筑师滨野安宏参与其中，担任我们和中国业主的中间联系人。没想到，后来这个项目变成了日本建筑师、中国建筑师和我们之间的竞赛。我们3个单位按照3个分区来分工，每个单位负责一个区域。中国业主对我们的计划评价很高，最后说：“不如由你们负责全部吧！”因此，其他两个单位的计划就被略过了。那是一块离市中心较远的地域，建筑不必特别考虑与周边的环境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就有机会使商业建筑区、艺术孵化中心和悬宫酒店这3个区分别呈现出了自己的个性。记者：第壹区的项目中，你给五星级酒店做了一个悬空的设计，这样的设计要多花好多钱，你又是怎样说服业主的？雅科布：跟业主讨论想要一个什么样的酒店的时候，我们提出，该地区远离市中心，周围也没有壮丽的自然景观，因此我们必须把酒店本身设计得有趣一点，以便吸引客人。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想，便得出把酒店升高这个意念。为了让酒店的内部设计也足够有趣，我们也下了很多功夫。整个过程我们都以中国人的工作节奏来进行，非常地快，仅花了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设计部分。为了赶上在南京举行的全运会，完工日期已经限定好了。记者：可是这样的设计成本昂贵，至少要多出上千万的投

入，钱的部分是怎样解决的？雅科布：其实问题并不大。首先是业主希望得到一个设计上比较“刺激”的酒店，所以他接受了。另外，悬空的部分只是整个项目中一个面积较小的部分，财政方面亦然，接受起来并不困难。记者：可是要把酒店悬空升起，支撑部分会变得不实用，业主一般都会很头痛。雅科布：我们的设计还是相当实用的：那部分是酒店房间通向其他地方的一个渠道，架空层的开放空间则是一个公众场所，可以举办各种活动，比如雕塑展览、美术展览等等。另外，在架空的建筑里面，无论是从下往上看，还是从上往下看，感觉都会很壮观，它能够营造一种注意力。记者：这个项目在你所有作品当中可以排在什么位置上？是非常满意还是一般？雅科布：与中国方面的合作，我觉得是不错的，我也很希望它将会是一个成功的项目。但最后的成果会是怎样，我不知道。它可能会很优秀，也可能会很一般，这是取决于中国方面如何去建造它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控制的细节并不多。其实在不同的国家工作，就会遇上不同的合作伙伴，就要用不同方法做事。比如在日本，我们在细节上的控制权就很大，而荷兰、西班牙等国家与日本就相当不同。假如在每一个地方都用同样的工作方法，那只会自找麻烦。“飞”在中国，没那么简单。记者：MVRDV目前在中国的北京、柳州、南京、天津都有项目，你们是怎么来到中国的？雅科布：能够来到中国实在是一个很刺激的事件。这里发生着很多的新鲜事情，而我们带着自己的意念参与其中，无论对中国或者是对我们，这其中的好处都是不言而喻的。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让这里的每个城市都不一样，让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性格，都很吸引人。具体地讲，吸引我们来中国的，首先

是文化的反差；其次是中国可以容纳大规模的建筑，这一点在欧洲是比较难实行的；另外中国快速的工作节奏也很有趣，这使我们可以用较短的时间完成较大的项目。要知道，一个建筑师一生做不了多少项目，有些项目从设计到完工可能要花上七八年的时间。在中国，我们有更多的可能性，可以做出更多东西。当然，这种速度也会使我们产生一些担心，那就是对于质量的控制。身处中国，我们愿意尝试在中国范式下，实现自己的想法。

记者：除此之外，你来中国工作的原动力是否是为了金钱？雅科布：哈哈，也不可以说是为了金钱。金钱是重要的，我们毕竟要努力让公司发展起来。金钱之外的东西，比如成就感，对我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在西班牙马德里设计的“望台”，就成了当地的地标。看到人们喜欢它，城市欢迎它，作为建筑师，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。

记者：你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因为什么机缘？雅科布：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96年，是跟随一个由政府资助的建筑师考察团来的。当时我们到了广州、深圳，可是并没有去北京或上海。我们接手的第一个项目是上海的一个设计，但最后没有达成协议，因为我们配合不了他们的做法，我只能说很抱歉。现在它已经建成了，那是一间在新天地的商店。那间商店的设计与我们的预想完全不同。可以说，这是我在中国上的第一课。

记者：你对中国建筑的印象如何？雅科布：其实我对中国建筑的认识并不多。在上海，我觉得大部分的高楼大厦都是堆积在一起的，独立形成自己风格的建筑物不多。至于北京，建筑的空间感就较大一些。中国的其他很多城市，比如南京，都在以超快的速度改变，快得既让人觉得刺激，又让人感到可怕。

记者：为什么会是可怕？雅科布：因为

你很难想象未来。这样的快速发展，前景是好是坏？如何保证质量？最终，城市成功消化了这些转变，还是变成了一个恶梦？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浦东的时候，觉得很刺激。作为一个外国人，觉得上海真的很不错。不过，当我亲身走到那里的时候，却又觉得不怎么样。浦东的建筑似乎都只适合远观，而不宜走近。金茂大厦就是这样，从它的顶层往下看，我觉得很棒；当我走到街上再看它，就觉得它很不吸引人了。我觉得这方面大有可为：不要只考虑建筑物的空中轮廓，还要考虑在建筑物邻近的地方应该放些什么。

记者：对于上海的城市总体规划，你如何评价？雅科布：上海的很多东西可能都是在短时间决定并完成的。想要彻底改善城市的规划素质，可能还需要几代人的时间。其实这个城市很多部分都蛮吸引人的，浦东的发展已是一个成功的开始，下一步应该做的，就是要把它变得更吸引人。

记者：你对中国的认识并不是很多，可是MVRDV在中国却有这么多建筑项目，你是怎样把握这中间的矛盾的？雅科布：我们一开始就要在中国到处看看，取得第一印象。这就已经足够我们去反应了，很多事情其实并不需要了如指掌之后才能行动。不过，我们同时也在一步一步地了解中国建筑，比如旧时代的建筑。

记者：我们知道，纽约实际上是由荷兰人发现和规划建设，荷兰的建筑师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？雅科布：荷兰建筑师的独特之处，在于他能够把抽象的意念呈现在建筑物上，展现出一种独特的现实性。荷兰建筑师，往往不甘于用平凡方法解决问题，不喜欢复制，追求原创精神，而且希望建筑可以和城市协调发展。

记者：荷兰建筑的传统性与荷兰的历史和文化因素有关吗？雅科布：事实上，荷兰建筑大部分都较保守，

像中国一样，只有小部分是较大胆的。有些人说那可以归咎于新教，与新教对生命的看法有关。不过，我想这很难获得实证，更难以说服他人。人物小传 雅科布凡路易斯本来是读生物化学的，学着学着他开始无法忍受，因为这个专业常常把人困在实验室里，根本就没有接触社会的机会。后来他拿出一年时间，尝试学习美术。一年的学习使他下定决心，不再回头，于是就做了建筑师。来中国之前，雅科布凡路易斯在欧洲已经算是功成名就了。1991年，他与威尼马斯、纳瑟理德福瑞斯组建了MVRDV建筑三人组。他们为大众广播司总部所设计的VPRO和阿姆斯特丹老人院所设计的Wozoco等项目，让他们成为年轻一代建筑师中的佼佼者。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